

缪钺全集

第二卷

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缪钺全集

第二卷

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

第二卷 目录

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

论 诗·····	(3)
《诗》三百篇纂辑考 ·····	(11)
周代之“雅言” ·····	(20)
曹植与五言诗体·····	(27)
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34)
《文选》与《玉台新咏》 ·····	(37)
《文选》赋笺 ·····	(40)
六朝五言诗之流变·····	(56)
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	(60)
蜀中杰出的古典诗人陈子昂·····	(67)
杜 甫·····	(72)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104)
略论对杜诗遗产的全面继承·····	(107)
纪念诗圣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	(109)
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113)
——综述杜甫夔州诗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杜甫两川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120)
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	(126)
论李义山诗·····	(131)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138)
论宋诗·····	(155)
欧阳修作文勤于删改·····	(166)

陆游与杜甫·····	(171)
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176)
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年纪念·····	(183)
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	(187)
读郑珍《巢经巢诗》·····	(190)

——谈五七言诗体的运用问题

王静安与叔本华·····	(195)
王静安诗词述评·····	(204)
达辞篇·····	(220)
略谈如何继承发展传统诗词的创作·····	(225)

名诗欣赏·····	(229)
佚 名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229)
郭 璞 《游仙诗》(京华游侠窟)·····	(231)
陶渊明 《与殷晋安别》·····	(233)
李 白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36)
杜 甫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237)
杜 甫 《倦夜》·····	(239)
杜 甫 《宿府》·····	(241)
晏几道 《与郑介夫》·····	(242)
黄庭坚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	(244)
黄庭坚 《次韵裴仲谋同年》·····	(246)
黄庭坚 《次元明韵寄子由》·····	(248)
黄庭坚 《登快阁》·····	(249)
陈与义 《雨》·····	(251)
陈与义 《除夜二首》(其一)·····	(252)
陈与义 《伤春》·····	(254)
姜 夔 《送范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二、其三)·····	(256)

本卷编校后记·····	(259)
-------------	-------

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



论 诗

论诗之作，代有佳篇，或弥纶群言，或独阐只义，或标举新解，或综贯旧闻，或考镜源流，或辨章得失，虽中原有菽，采撷无穷，而晓示初学，贵取简易，此篇爰就所知，粗加詮次，间采通人之说，或贡一得之愚，引证立言，以示可信。陈义浅近，取其易晓。匪云著述之业，聊为讲授之资云尔。

既欲詮诗，先定义界。此文所释，含义较广，骚赋词曲，咸括其中，探源泛流，期无遗漏。按英文 poetry 一字，即兼戏曲而言，吾国之赋词曲等皆诗之支与流裔。盖赋者古诗之流，词为诗之余，曲又词之余。此恒识所晓，无烦详释者也。

万物之成，有形有质，诗亦物也，莫能外此。下文申述，据斯二纲。

诗之质有三，一曰深远之思，一曰温厚之情，一曰灵锐之感。夫诗者，言之精也，情之华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隐显同符，表里合契。故诗中之思，即诗人之思也，诗中之情，即诗人之情也。然凡鄙浅近之思不足贵，必期乎深远焉；虚矫偏激之情不足尚，必期乎温厚焉。又西人论文，率重想像，骋玄思于无极，挫万物于笔端，饰色增奇，文章司命，而欲想像丰融，要必慧心善感，故以灵锐之感殿焉。

一、深远之思。诗人高掌远蹠，玄览圆照，前言往行，供其鉴戒，物理人事，洞其精微，无庄生蓬心之讥，有《周易》知机之美。故能睹偏测全，居常虑变，由微知著，彰往察来。险未发而已慎其机，事未萌而先见其兆。流俗之士，目为狂痴，达识之人，赏其妙契。及其发为篇章，形诸文字，言在耳目之内，意寄八荒之表。厥旨

渊放，归趣难求。拘于迹者不达其深心，溺于词者徒玩其华藻，夫夜眠夙兴，人之恒情，而卫臣独耿耿而不寐焉。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故赋《柏舟》之诗曰：“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百年大齐，莫或逾限，而屈原独悲来者吾不闻焉。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朱熹释之曰：“夫神仙度世之说，无是理而不可期也审矣。屈子于此乃独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来者之不得闻，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则已未如之何矣。独来者之不得闻，则夫世之惠迪而未吉，从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须其反复熟烂。而睹夫天定胜人之所趣，是则安能使人不为没世无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愿少须臾无死，而侥幸万一于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呜呼远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阮嗣宗夜中不寐，起弹鸣琴；谢玄晖目睹江流，悲心未已。一则伤时恼乱，感怆无端，一则忧谗畏讥，思逃罗罟。阮籍志怀济世，身处乱朝，登广武而兴嗟，临穷途而痛哭，其抑郁难宣之情，皆于《咏怀诗》发之，其第一首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方东树所谓八十一首发端以忧思为脉也。谢朓为隋王子陵文学，在荆州特被赏爱，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劝，密以启闻，齐世祖勅朓可还都，朓道中为诗，以寄两府，起句即曰：“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结四句曰：“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尉罗者，寥廓已高翔。”见嘉树之成蹊而慨荣悴不常。阮籍《咏怀诗》云：“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方东树云：“此以桃李比曹爽，言荣华不久，将为司马氏所灭。”陈沆曰：“司马懿尽录魏王公，置于邺，嘉树零落，繁华憔悴，皆宗枝剪除之喻也。”观夕露之沾衣而恐违其素愿。陶潜《归园田居》第三首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苏轼云：“以夕露沾衣之故而违其素愿者多矣。”西风凋树，独上高楼。王国维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昨夜”三句，乃晏殊《蝶恋花》词中语。海上月明，辄怀遥夜。张九龄《望月怀远》曰：“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昔人评为五律中之《离骚》。此皆托远意于常情，寄深思于末物，恒人之所不及，诗人之所优为也。

二、温厚之情。诗经三百，义归无邪，尼父之旨，盖贵中正，哀

乐不陷于伤淫，讽刺能归于敦厚。盖人之所贵者，情也；情之所贵者，得其正也。哀而至于伤，则毗于阴而有近死之心矣；乐而至于淫，则毗于阳而有荡佚之行矣。怨悱而怒，则将生听者之恶而不能悯其遇焉；讽刺而刻，则将增闻者之怒而不能鉴其情焉。惟能温柔、能敦厚，斯发之也挚，动人也深，情文相生，哀乐能入，其浸润如雨露之滋，其灵速如雷电之触，可为志气之符契，化感之本源。古之诗人，虽处境不同，所感各异，而情辞之发，咸合斯旨。楚王已放逐屈原矣，而原犹曰“君思我兮不得闲”，能为君谅而犹冀其思己也。屈原《九歌·山鬼》篇有句云：“君思我兮不得闲。”又云：“君思我兮然疑作。”徐谦曰：“忠爱之心，复为君恕，言君非我不思，徒以小人之疑谤，致无暇召我。”曹丕已疏弃曹植矣，而植犹曰：“行云有反期，君恩悦中还。”终不忍绝而犹冀其亲己也。曹植思君自方弃妇，其《蒲生行·浮萍篇》云：“行云有反期，君恩悦中还。”《种葛篇》云：“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住。”《七哀诗》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诚可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者矣。石席不爽，惟望德音勿欺。鲍照《绍古辞》第二首云：“昔与君别时，蚕妾初献绿。何言年月驶，寒衣已捣治。缘绣多废乱，篇帛久尘缁。离心壮为剧，飞念如悬旗。石席我不爽，德音君勿欺。”行路虽难，幸勿荷殒之患。杜甫《寒峡》云：“寒峡不可度，我实衣裳单。况当仲冬交，沿沿增波澜。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殒，未敢辞路难。”刘须溪曰：“怨伤忠厚，得诗人之正。”人纵负己，己不负人，居穷不怨，且能自慰，其敦厚为何如耶？且诗人敦厚之情，不但能藏诸己，感乎人而已。兼能推其情以化万物，蠢然冥然之物，自诗人视之，皆有温柔敦厚之情焉。读杜甫《除架》、《废畦》二作，可以见矣。杜甫《除架》云：“束薪已零落，瓠叶转萧疏。幸结白花了，宁辞青蔓除。”《废畦》云：“秋蔬拥霜露，岂敢惜凋残。”仇沧柱云：“唐人工于写景，杜诗善于摹意。‘宁辞青蔓除’，能代物揣分；‘岂敢惜凋残’，能代物安命。”

三、灵敏之感。诗人触物生情，灵心善感，观流水而叹逝，睹落花而伤春，能见人所不能见，闻人所不能闻，哀乐无端，欣慨交集，西人谓威至威斯（Wordsworth）如风雨表，天时微末之变皆能觉之。Wordsworth is sensitive as a barometer to every subtle change in the world about him. 语出 Long's English Literature。言其感之灵敏也。晏几道自谓：“身外闲愁空满，眼中欢事常稀。”冯延巳亦曰：“莫道闲情抛弃久。每到

春来，惆怅还依旧。”言其情之易动也。盖恒人之于物，仅观其形像而已，而诗人独略形像而察底蕴，且联想及人情事理之变焉。恒人之为心，非深切于己者不能动其哀乐，而诗人虽事不涉己亦生悲欢焉，欧阳泪眼，欲问落花。欧阳修《蝶恋花》词：“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容若知心，期诸残月。纳兰容若《临江仙》词：“如今憔悴异当时，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灵均欲寄言浮云，恐其不将。屈原《九章·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孝迈思诉情柳花，怕其轻薄。黄孝迈《湘春夜月》词：“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凡斯诸例，不遑枚举，寻绎歌咏，时辄遇之。

上述三者，是为诗质，神明所寄，橐钥所居，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灵锐之感，本之稟赋；深远之思，俟诸学识。至于温厚之情，则固为天生，亦赖涵养。本之稟赋者无论矣。人固有生而具温柔敦厚之情者，然其情真矣，未必能深；深矣，未必能广。屈原思君忧国，万折不回，虽知其患，终不忍舍，亦思远逝，仍恋旧乡，郁结纡轸，卒至自沉，是其情之深也。杜甫诗中不但思弟妹，惜妻孥，于君则一饭不忘，于友则千里相慕而已。且悯万民之震愆，伤禽鱼之失所，是其情之广也。欲情之深而且广，必多读古诗人之作，以古人浓挚之情引己之情，浸润激荡，日大以长，如雨露之润草木，肥甘之养肌理。至于有深远之思，则必识通今古，学贯天人，胸襟超旷，阅历深宏，所谓真本领也。大家、名家之分在此，如曹植、阮籍、陶潜、杜甫，莫不有深远之思。至如钱、刘、温、李等，其情未尝不温厚，其感未尝不灵锐，惟以德性学识不及数贤，存于中者不足，故发于外者不至，词采韵味，虽臻上乘，而兴观群怨，为效终微也。

述质已竟，进而论形，此所谓形，徒指其发表之方法而言。格调音律，略而不论焉。夫既曰深远之思，则必非浅词所能达也。既曰温厚之情，则必非质言所能尽也。既曰灵锐之感，则必非拙句所能宣也。是以诗人率皆精骛八极，神游万仞，铄心剡目，雕肾琢肝。杜甫之句，必欲惊人。杜甫《江上值水》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之诗，可以泣鬼。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虽曰“古人胜语，皆由直寻”，《诗

品》中语然而每得佳句，疑有神助。谢灵运得“池塘生春草”句，常云“此语有神助”（见《诗品》）。而杜甫亦云“诗成觉有神”，又云“诗应有神助”。故其放言遣辞之方，达意抒情之术，挥霍纷纭，殊难为状，然总其要归，有四忌焉：曰质，曰直，曰拙，曰滞。由此四忌，斯生四尚：曰文，曰婉，曰灵，曰浑。故贵言近而旨远，则比兴生焉；贵委婉而含蓄，则蕴藉尚焉。或陈古以刺今，或引古以自喻；或寓情于景事，或托意于微物。或志含愤激，而寄主旨于反语；或化虚为实，而溢正意于旁枝。正言不足，每假衬托，写人写物，则直摹其神。叙事论古，则灵警含蓄。班姬怨悱，自方团扇。班婕妤初得信于成帝，后失宠，为《怨歌行》以自伤，曰：“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九龄介特，托意孤桐。张九龄《杂诗》：“孤桐亦胡为，百尺傍无枝。疏阴不自覆，修干欲何施。高冈地复迥，弱植风屡吹。凡鸟已相噪，凤凰安得知。”盖自况之词也。哀君子之放逐，而伤落花之乱飞。欧阳修《蝶恋花》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张惠言云：“‘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痛晋室之沦亡，乃叹桑根之不固。陶潜《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曾国藩云：“两晋立国，本无苞桑之固，干宝论之详矣。末二句似追究谋国之不臧。”此比兴之法也。子美之逢龟年，百感交集，而括以四言。杜甫《江面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沈确士云：“含意未申，有案无断。”黄白山云：“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牧之之赴吴兴，忠爱在怀，而托诸一望。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罢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悲远谪，恋帝都之意溢于词表。此含蓄之用也。屈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中语。此陈古以刺今者也。陈古刺今之例，《三百篇》尤多。如《王风》之《大车》刺周大夫不听男女之讼，《郑风》之《女日鸡鸣》刺不说德，皆陈古义以讽。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延年贬谪，乃咏五君，虽称曩贤，无异自述。《宋书》：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

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杀，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稻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此引古以自喻者也。洞庭叶下，实写愁予，流水潺湲，乃思公子。刘熙载《艺概》：“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正是写出‘目嫋嫋兮愁予’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正是写出‘思公子兮未敢言’来，俱有‘目击道存，不可容声’之意。”秋草寒林之句，刘长卿《过贾谊宅》：“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日风斜时。”虽写景而悲远谪、怀古贤，凄怆幽寂之情自见。小桥独立之词，冯延巳《蝶恋花》词：“池上青芜堤畔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末二句写事写景而正是写新愁。皆寓情于景事者也。杜鹃斜日，有鸡鸣风雨之情；王国维云：“少游词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变而为凄厉矣。”又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菡萏香销，乃众芳芜秽之感。王国维云：“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此托意于微物者也。“今日良宴会”之作，本鄙富贵，反谓高言。《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轹轲长苦辛。”方东树云：“以求富贵为令德高言，愤遽已极，而意若庄，所以为妙，而布置章法更深曲不测，言此心众所同愿，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之，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复感叹，转若有味乎其言也。”西北有高楼之章，似赞歌歌，乃伤知己。《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方东树云：“此言知音难，而造境创言虚者实证之。可谓精深华妙，一起无端妙极。五六句叙歌声，七八硬指实之，以为色泽波澜，是为不测之妙，‘清商’四句顿挫，于实中又实之，更奇。‘不惜’二句乃是本意交代，而反是从上文生出溢意，其妙如此。”此寄主旨于反语，溢正意于旁枝者也。蜡烛垂泪，则惜别之情可知。杜牧《赠别》：“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乔木厌兵，则争战之苦自见。姜

夔《扬州慢》词：“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寄愁心与明月，以表相思之怀；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照春庭之落花，自显孤寂之苦。张泌《寄人》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此衬托以见意者也。软语商量不定，能摄小燕之神。史达祖《双双燕》词：“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微雨落花之时，自显佳人之美。晏几道《临江仙》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不言人之美，而其高秀之韵可挹。此写物写人能直摹其神者也。少陵叙述情事，出以唱叹。杜甫《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渐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苏辙曰：“杜《哀江头》，余爱其词气若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记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篱而不及也。”李杜褒贬古人，不下断语。李商隐《咏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言外有惜文帝不能用贾生之意。杜牧《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以绿珠比息夫人，贬意自见。此叙事论古，能灵警含蓄者也。略引名篇，粗明条例，三隅之反，期在达材。

论形质毕，更申余义。古之诂诗者有三训焉，一曰承也，《礼记·内则》：“诗负之。”郑注：“诗之言承也。”二曰志也，《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三曰持也。《诗纬含神雾》：“诗者持也。”孔颖达释之曰：“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故一名而三训也。”见《诗谱序疏》盖时政之美恶，可感人心之欢戚，而歌诗之雅郑，能观教化之良窳，故声音之道，每与政通，语出一己而情周万姓，感生私室而理洽众心，同时者可以观国焉，异代者可以论世焉，此所谓承也。人生有情，不能无感，感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诗者志之所之，《释名》：“诗之也，志之所之也。”中土之恒语也；诗为浓情自然之流露，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语见 Wordsworth 所著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 西哲之名言也。立言殊方，其旨则一，诚中形外，理无或殊，故抒哀娱忧，莫善吟咏，古之人或美志不遂，或感愤在胸，或有蝉蜕秽浊之思，或怀悲天悯人之意，借词见志，奋藻散怀，千载之下，如或遇之，其形虽化，其心不

死，故读《离骚》之篇，则灵均之忠爱可见；寻《箜篌》之引，则子建之忧生可知。方东树评《箜篌引》曰：“子建盖有爱生之戚，常恐不保，而又不肯明言，故迷其词，所谓寄托非常，岂浅士寻章摘句所能索解耶。”阮嗣宗志切痛伤，陶渊明襟期冲淡，李太白超然物表，杜子美饥溺为怀，皆世远莫觐其面，覩文辄见其心。此所谓志也。《诗大序》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善于诗。”故诗有动物感人之力量，化民淑世之功。《蓼莪》之作，孝子不能终篇。《晋书·王裒传》：“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怨歌》之行，苾臣闻而泣下。曹植《怨歌行》，桓伊为谢安诵之，安为泣下。上古之世，诗乐相掎，辅教化，兴郅治，与礼并立，如车二轮。后世乐教沉沦，咏歌特盛，化感之用，独寄于诗，盖欲求世治，先进民德，理智感情，生人所具，而情感之邪正，尤关民欲之浇淳，礼法所以导其理智，诗歌所以化其感情，温柔敦厚之教，圣哲所钦，雅废国微之言，取证不远。此所谓持也。此段之义，多采自刘永济君《中国文学史纲要·叙论》，特此注明，不敢掠美。

上陈三义，为诗之用。既有顺美匡恶化民淑世之功，复为言志抒怀传世行远之具，世有谓诗为空华无实玩物丧志者，亦所谓蔽于一曲，闇于大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者矣。

（原载《学衡》第69期，1929年5月。）

《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阙。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章名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七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一《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研究古三百篇如

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时，（前552年。按此据《公羊》、《谷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郕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曰：《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騶》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

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曰”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蒯、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颁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余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此诸诗自当掌于王朝太师之官。至于诸国《风》诗，如何收集，旧说皆谓由于采诗之制。然采诗制之实况，果如何乎？古书中记采诗制最详者，为班固《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而班、何两家之说，即相参差。《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艺文志》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